

米汤里的母爱

■ 唐明

三月的风裹挟着潮湿的凉意，轻轻拂过门前的龙眼树。树影婆娑，恍惚间又见母亲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端着那碗泛着微光的米汤。五年了，母亲的身影依然清晰如昨，仿佛一转身，就能听见她跨出门槛时，米汤在肚里轻轻晃动的声音。

那时候，家里厨房狭小而昏暗，一口120厘米的“牛二”锅支在土灶上，蒸汽氤氲中，母亲的身影总是忙碌的。她很少和我们一起吃饭，总是在我们围坐在桌前时，站在我们身后，伸手盛一碗米汤。那碗里几乎看不见米粒，清得能照见她的面容。偶尔剩下几颗米，她便轻轻倒进弟弟的碗里，然后转身继续去忙活。她的脚步很轻，但米汤晃动的声音却格外清晰，那是记忆中最深刻的声响，是母爱最细微的注脚。

母亲的手很巧，能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变出花样来。她做的灰水粽清香软糯，簸箕吹薄如蝉翼，就连猪糠也能在她手中变成香脆的糠饼。那些食物在如今看来或许简陋，但

在那个年代，却是我们姐弟最珍贵的记忆。尤其是过年时，她总是把最好的留给爷爷奶奶和孩子们。鸡胸肉和鸡内脏装在粗瓷大碗里，让我端给爷爷奶奶；鸡腿分给弟弟们；而她，总是默默地啃着鸡头、鸡爪，仿佛那是人间美味。现在想来，那些被她“偏爱”的部位，何尝不是她将最好的留给我们的方式？

母亲对知识的重视，是她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她坚持让姐姐读完高中，甚至鼓励她考大学。姐姐成了村里罕有的非推荐就读的高中女生，而我，也在她的支持下考上了师范，成为那个年代村里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孩子。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母亲特意请了所有科任老师来家里吃饭。她站在灶台前忙活了一整天，脸上始终带着笑，那是我见过她最开心的时刻。

工作后，每次回家，母亲依然把我当孩子看待。她总担心我在外面吃不好，每逢周末回家，必定要做一

桌好菜。那些年，我胖了不少，她却总是说：“再多吃点，又瘦了。”年夜饭更是她一年中最重视的时刻，她亲自下厨，从早忙到晚，只为让我们吃上一顿温暖的团圆饭。如今，年夜饭依旧，却再也尝不到母亲的味道了。

五年过去了，母亲的身影依然鲜活在我的记忆里。那碗清澈见底的米汤，那双布满老茧却灵巧的手，那张总是带着爱意的脸庞，都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。母亲长眠在布满稔子树的山岗，每当稔花飘香的季节，我总会想起她站在厨房门口的样子，想起米汤晃动的声音，想起她转身时轻轻说的一句：“慢点吃，别烫着。”

母亲的爱，就像那碗米汤，看似清淡，却饱含着最深沉的味道。她将最好的留给了我们，自己却甘愿做那个站在身后的人。如今，我终于能够平静地写下这些文字，因为我知道，母亲的爱从未离开，它化作春风，化作细雨，化作记忆中最温暖的光，永远照耀着我前行的路。

清明，是一枚最瘦的动词

■ 陆德峰

碑匙，轻轻拧动天空
轻轻打开四月的泪眼
人间便在大地上宣纸上洒漫
洒成半阙未干的墨迹

雨滴在墓碑上篆刻悼词
碑牙咬痛泛黄的记忆
每串念珠般的涟漪
都在丈量阴阳的距离

乡音点燃蜷缩的纸钱
灰烬是天堂的回信
让每缕盘旋的青烟
替你说出未完的心事

银针般的雨脚仍在刺绣
缝合阴阳两界的伤口
而碑上的名字正在发芽
长成春天里最瘦的动词

影子长到岁月尽头

■ 房小铃

乡村的黄昏，总是安静而温柔的。那种温柔像是一块浸满阳光的旧布，披在天地之间，把万物都蒙上了一层宁静的光。我童年的黄昏，就是这样温暖而舒缓的，而这些记忆的光里，永远站着一个人——我的爷爷。

父母离异后，我被送到了爷爷的身边生活。那时，我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只觉得从父母的争吵中逃出来，躲进了爷爷的怀里，就像一只迷路的小猫找到了避风的窝。爷爷没有问我太多，也没有说太多，只是伸出他布满老茧的手，拉着我走进了他的生活。

爷爷的生活很简单，却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力量。他的屋前有一条小河，河边种着一长排的兰花，那是他亲手栽种的。他说：“兰花清香，干净，和人一样，要有骨气。”我不懂什么是骨气，只记得兰花开的时候，清香弥漫，连河水仿佛都带着甜味。爷爷的屋后是一片菜园，菜园里有茄子、辣椒、黄瓜，还有一藤葡萄，盘在老槐树上，结出一串一串的紫色珠子。爷爷说：“这槐树是你奶奶在的时候种的，葡萄是我后来栽的，树老了，人不在了，可树上还有果子，这日子，总是能接着往下过的。”

爷爷喜欢种树，他在河腰上种了桃树、桔树和李树，桃花一开，像一片片云彩落在河边。每到春天，他就带着我去树下看花，到了秋天，又带着我去摘果子。爷爷的身影总是忙碌的，他的锄头、拐棍、烟杆仿佛从不离手。他抽的烟是自己种的叶子烟，烟杆是用一种不知名的树木做的，每次抽烟时，他都会坐在屋檐下，把拐棍靠在墙边，用火柴划燃烟卷，然后缓缓吸上一口，吐出一圈圈的烟雾。那些烟雾飘到天上，和云朵缠绕在一起，像是连接了他和天上的亲人一样。

爷爷是一个话不多的人，但他

从不让我觉得孤单。他的沉默中有一种安定的力量，就像他站在田埂上，双手扶着锄头望着田地的背影，虽然什么都没说，却让人觉得有他在，就什么都不会错。小时候的我最爱跟在他身后，踩着他的脚印，从田野到河边，从清晨到黄昏。我曾问他：“爷爷，你为什么总种这么多东西啊？”他笑了笑，用手指了指远处的槐树说：“树长得快，人老得快，地里的东西是留给你的。”那时候，我年纪小，不懂他说的话，只知道他的一双手总是在忙，仿佛整个家，甚至整个村庄的岁月都握在他的手里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村庄也变了模样。河边的兰花渐渐稀疏，屋后的菜园也荒废了一半。爷爷的背影开始不再挺直，他下地时需要靠着拐棍，走路的步伐变得缓慢。连他最爱的烟，也抽得越来越少了。他常常坐在屋檐下，望着远处发呆，我问他在看什么，他总是摇摇头，说：“什么也没看，就看看天。”他的眼神很深邃，像是把整个过去都藏进了眼里。

爷爷最后一次下地，是一个初秋的傍晚。他说想去看看菜园，我扶着他，陪他慢慢走到那片菜地。菜地里的土已经干裂，草长得比菜高。他蹲下身，用手拨开杂草，摸了摸泥土，又摸了摸一棵半枯的茄子秧。他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看着夕阳洒在菜园上的光。我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的背影，那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，长到仿

佛穿越了我整个童年的记忆。

不久后，爷爷走了。他走得安静，像他这一生一样，没有给人添任何麻烦。他的拐棍、锄头、烟杆都留在了屋檐下，但那些树，那些花，那片菜园，渐渐都没了模样。兰花没了，桃树和桔树被连根砍掉，屋后长满了杂草。连那棵挂满葡萄的槐树，也在一场暴雨后倒下了。我回到家时，只看到空空的屋檐和荒芜的土地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爷爷不仅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他也是这个家的灵魂。他走了，他种下的一切，也随着他的离去而枯萎了。

可我知道，爷爷并没有真的离开。他的背影还在我的记忆里，他的影子还在我的生命里。每当我看到黄昏的田野，闻到清风里的一丝草木香，我就会想起他，想起他蹲在田埂上，抽着叶子烟的样子。那些我以为已经遗失的兰花、桃树、菜园、葡萄藤，都会在梦里重现。梦里的爷爷，依然挺着背，站在屋檐下，用他温暖的目光注视着我。

有人说，思念越深，影子越长。爷爷的影子早已拉得很长很长，长到了岁月的尽头，长到了我的心里。在我的记忆深处，他依然是那个站在田埂上望着远方的老人，是那个用双手为我撑起整个童年的爷爷。即使岁月的洪水卷走河边的兰花，磨平土地上的足迹，但他的影子，将永远留在我的生命里，不曾消散。

清明节

■ 陈海金

梨花，被花期唤醒
村庄，被一场雨水造访
伫立在村口的杨柳
以柳絮诉说年轮的往事
偶尔响起的燕语
补充着动人的细节
每一朵木棉花
仿佛被战火洗礼过的名字
让春天展现血性的风采
多少年了，杏花
还在一个节日里沉吟
多少年了，先人的墓碑
还在一个人的思念里拔节
如果缅怀
注定要用泪水来注解
一炷清香，几杯薄酒与祭品
就是关于传统的回答
经年，清明像一首四月的卷首诗
轻轻打开杜牧笔下的意境
一种平平仄仄的韵脚
打湿漂泊的心事

